

胡麻者皆不入墨家之用按煎白膠法先以米泔汁漬七日令軟然後煮煎之如作阿膠淘又一法細剉鹿角與一片乾牛皮同煎即銷爛唐本草注曰麋角鹿角煮濃汁重煎成膠今法取蛻角斷如寸去皮及赤駢以河水漬七晝夜又一晝夜煎之將成以少牛膠投之加以龍麝鹿膠之下當用牛膠牛角水牛皮作家所謂鄉掘皮最良剔除毛以水浸去塵汗浸不可大軟當須有性謂之夾生煎火不可暴常以篋攪之不停手貴氣出不昏時揚起視之以候厚薄直至一條如帶爲度其脉膠不可單用或以牛膠魚膠阿膠參和之充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令旋煎旋用殊失之故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惜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爲良

羅

凡煤須用羅後魏賈思勰曰醱煙搗訖當以細絹篩罈內此物至輕微不宜露篩喜飛去不可不謹

和

凡和煤當在淨密小室內不可通風傾膠於煤中央良久使自流然後衆力急和之貴潤澤而光明初和如麥飴許搜之有聲乃良膠初取之和下等煤再取之和中等煤最後取之和上等煤凡煤一斤古法用膠一斤今用膠水一斤水居十二兩膠居四兩所以不善然賈思勰墨法煤一斤用膠五兩蓋亦未盡善也况膠多利久膠少利新匠者以其速售故喜用膠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所以養墨時大膠墨紙黃小膠墨紙微黃其力以是爲差凡大膠必厚厚難於和和之柔則善剛則裂若以漆和之凡煤一斤以

生漆三錢熟漆二錢取清汁投膠中打之勻和之如法

擣

凡擣不厭多魏韋仲將墨法鐵臼中擣三萬杵杵多益愈後魏賈思勰法曰亦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唐王君德則用石臼擣三二千杵蓋其擣無數其擣過黏沒光不可擣自從臼中滾出爲度出臼納淨器內用納封罍慢火養之底上作數穴以通氣火不可間斷爲其畏寒然不可暴暴則潼容謂之熱黏不堪製作凡鹿膠擣成便丸捍不可遲延稍遲乃皴裂不堪若牛膠擣之一日後膠行力均再入臼擣千餘下乃可丸捍丸時用五人相次人有鐵砧椎三五百下舊語曰一椎一折鬪手捷此其法也初椎成爲光劑爲硬劑又過硬劑爲熟劑每不劑傳畢五人成熟劑乃入匠手丸捍

丸

凡丸劑不可不熟又病於熱熱不堪用雖成必不光澤易碎裂凡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即成不利□再

藥

凡墨藥尙矣魏韋仲將用眞珠麝香二物後魏賈思勰用椀木雞白眞珠麝香四物唐王君德用醋石榴皮水犀角屑膽礬三物王又法用椀木皮皂角膽礬馬鞭草四物李廷珪用藤黃犀角眞珠巴豆等十二物今竟人不用藥爲貴其說曰正如白麵麴清又如茶之不可雜以外料亦自有理然不及用藥者良舊有別集藥法一卷

印

凡底板貴乎直寧大不乙平板上俯下平寧重不輕凡底板銀爲上面印牙爲上尋常底板用棠手板用杞蓋底板面印皆以松爲良與煤爲宜凡印大墨以水拭之以緹按之然後用印凡印方直最難用用多裂易水張遇印多方直者其劑熱可知

樣

凡墨樣取則於古無大小厚薄之限而賈思勰曰墨璽不得過二三兩寧小不大世人遂以薄小爲貴謂從前奚廷珪然宣府奚廷珪之類小墨在古品中爲佳不知雙脊龍之類大墨亦不可置在劣等要之無大小厚薄醅烟法膠爲本耳蓋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大難工薄小易售故近人不喜於厚大者然太大則不便於用太薄則艱於包當以厚而小者爲佳

蔭

凡墨蔭用炭灰石灰麥糠三種炭灰爲上石灰酷多裂麥糠慢多曲惟炭灰爲上凡用炭灰精篩弗雜弗濕其下唯厚上之厚薄視墨之大小時之晴晦中以薄紙裹之然置之不平亦曲見風亦裂若用石灰蔭當於新瓦器中置灰灰上用紙紙上復加以灰不可厚若用麥糠蔭以椽架葦懸室中其上糠底糠惟平惟均不可有逆糠凡蔭室以靜密溫小爲貴晝夜不去火然火大則病火暴亦病其晝夜候火隨風日晴晦最爲難又有不用蔭者墨成曝於靜密室中聽自乾又有以衣被覆之使乾者

事治

凡事治墨以水以免皮以滑石以萊州石以錢以鐺頭以漆以墨最不

佳餘錯用之皆良惟此數物不及弄成如弄鞭弄茶瓢

研

凡研墨不厭遲古語云研墨如病凡研直研爲上直研乃見真色不損墨若員磨則假借重勢往來有風以助顏色乃非墨之真色唯售磨者員研若邪研則水常損其半而其半不及先所用者惟俗人邪研凡墨戶不工於製作而工於研磨其所售墨則使自研常優一暈凡煤細研之乾遲煤粗研之乾疾凡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

色

凡墨色紫光爲上黑色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爲下凡光與色不可廢一次久而不渝者爲貴然忌膠光古墨多有色無光者以蒸濕敗之非古墨之善

者其有善者黯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有漬是謂紫光凡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硯試之或以指甲試皆不佳

聲

凡墨擊之以辨其聲醱烟之墨其聲清響雜烟之墨其聲重滯若研之以辨其聲細墨之聲膩麤墨之聲粗粗謂之打研膩謂之入硯

輕重

凡墨不貴輕舊語曰煤貴輕墨貴重今世人擇墨貴輕甚非煤粗則輕煤雜則輕春膠則輕膠傷水則輕膠爲濕所敗則輕惟醱煙法膠善藥良時乃重而有體有體乃能久遠愈久愈堅濕則能敗自然成質非輕非重

新故



凡新墨不及故墨衛夫人曰墨取十年以上強之如石者蓋其愈久愈堅且白物久斯變墨况其本黑之物煤久而黑黑而紫膠久而固固而乃發光彩此古墨所以重於世凡新墨不過三夏殆不堪用凡故墨膠敗者末之新煤再和殊善入膠久之乃可和然非大膠久蔭弗可

養蓄

大凡養新墨納輕器中懸風處每丸以紙封之惡濕氣相薄不可臥放臥放多曲凡蓄故墨亦利頻風日時以手潤澤之時置於衣袖中彌善

時

凡墨最貴及時韋仲將墨法不得過二月九月賈思勰曰溫時敗臭寒潼溶當以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上時十月二月爲下時餘月無益有害既得時

須擇晴明無風之日或當靜夜若燒煤之時當以二月三月四月爲上時八  
九月與五月十月六月七月水潦土濕十一月十二月風高水寒皆不利

工

凡古人用墨多自製造故匠氏不顯唐之匠氏惟聞祖敏其後易水奚鼐奚  
鼎鼐之子超鼎之子起易水又有張遇陳斌江南則歙州李超超之子庭珪  
庭寬庭珪之子承浩庭寬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子惟處惟一惟  
益仲宣皆其世家也歙州又有耿仁耿遂遂之子文政文壽而耿德耿盛皆  
其世家也宣州則盛臣道盛通盛眞盛舟盛信盛浩又有柴珣柴承務朱君  
德兗州則陳朗朗弟遠遠之子惟進惟迨近則京師潘谷歙州張谷

墨經終

琴學八則

燕山程雄穎菴著

甲子仲夏返京師過山左遂訪運長胡子懷先生因客署中三月無日不撫絃動操一夕值倪子汝明陳子繪思曰美哉君之音移我情於霄漢間矣舍君不從更於何學乃以琴理問余余曰微矣擇其淺者數則使子等易習而易知何如哉遂次爲琴學八則

一上弦先上五弦以不鬆不緊爲度次上六弦以食指按五弦十二徽半以大指撥散六應次上七弦以食指按五弦十徽應次上一弦以食指按本弦七徽大指撥本絃名指勾散七應次上三弦食指按本弦十一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五應次

上四弦以食指按本徽九徽大指撥本弦隨撥散七應則諸弦皆調矣上弦須略緊一分而後按徽配合不致大差如五六七絃在徽上應者爲鬆徽下爲緊一二三四弦在徽上爲鬆徽下爲緊或弦鬆用大指向外而食指向內則緊若弦緊將大指向內而食指向外則鬆此雖蠹迹然亦不可不知

其上弦以

縱法上之用手帕攪弦而上且手不患無力亦不受疼

二置琴几置琴于几上其身體必須離几尺許端肅而坐斜對五徽椅宜高几宜低其軫與雁足下亦必設琴薦或氈或絨片以水濕透墊實則琴不致推動几離軫四指以便推放無使左手高而右手低尤忌曲臂灣腰若身近琴几不但下指局促其力亦不能運用而鞠躬拮据之形盡情顯出其於琴品亦何足觀只離几遠則週身之力到臂兩臂之力到指十指之力到尖而

運指動弦自然臻妙境矣

琴凡高二尺四長三尺寬二尺以竹葉石爲心或紫檀鑲柏木亦可其脚不可細此係周

尺

三和絃和者必取回音相合引而俱長無少參差始謂之和古人論聲有天地人三等鼓琴原以人聲而參天地其清濁高下審辨甚微若按徽挑勾專憑地聲恐初學耳根未淨猶有毫釐之謬仍不能和不若取天聲清虛不雜其聲自純故依徽間勾而聲不準者再打泛音使兩絃餘韻合而不散此真天然之和也而音無夾雜又極易於分別從此而推入地聲又推之人聲皆可以相合之由參透此機琴理已思過半矣

四修指今人動曰甲肉相半緣甲附肉而生自有剛柔相濟之用非謂甲有甲音肉有肉音兩者可以各見也故修指右手貴去指甲之稜角淺不露肉

深不露爪始能取音圓綻其左手指甲亦須磨圓若能去至肉裏者更妙余故云一月三修不但護惜琴絃而更保全琴面其於換指按絃更屬有益五搭絃如右手運指發聲之後其指即須搭絃不可撇絃而起或中指勾一隨手搭住二絃則第二聲或剔或勾或抹或挑該是何絃皆可應指而得不失分寸其挑七亦宜抵住六絃爲第二聲着絃之度至於左手大指名指亦有勾撥之處與右指同功宜相緩急緩彈猶得逐絃按徽若緊彈時則必須一指捺住兩絃或至三絃始可接續出聲不致間斷而手法自無急遽之病右指彈之益覺利便又第二聲如有掐起爪起同聲放合之類宜用指尖而不用節則指法不滯如此用指久之習熟自無右顧之病而心目精專於左指其按徽必免參差之失矣

六按徽徽者爲聲韻之準則五音六律皆在其中最爲精要徽數一差失之毫釐其間源流盡失不可言琴唯心目注定左指不使分毫假借則發音必歷歷分明其於剛柔相生連絡呼應之妙亦即於徽中備具始不謬於作者之旨若按徽不准偶得新聲輒云可以駕前人而獨上也究至離音破律百病叢生恐弄巧而翻拙耳不可不慎

七發聲夫聲原從指出左右手指除禁指外餘者皆屬緊要而其間用力分數不可不知如右手中食二指約用十之六名大二指約用十之四其左手大指十分中約用六分名指約用三分中食二指各一分然諸指中最有力者莫若大指而過抑之亦易於失音故凡劈宜剛而必帶柔意托宜柔而必帶剛意名指最無力打摘忌浮中食指雖有力然單用一指其力仍薄又宜

加意凡勾宜重而實剔則脆而輕抹比勾之重者略微挑宜輕而更有情致其左手如大指綽必曲而至徽注直其節若左指未至徽位右指不可就彈半路發聲此琴中最忌者中食指按徽亦同其名指按徽極欲堅實因其無力易軟宜將中食二指擠緊於名指或掐或吟或揉或綽注再無不實之理且於緊彈處更可兼管他絃也但吟揉中亦有辨焉小者爲吟其指不離徽位大者爲揉將指出徽上下寸許如此則吟是吟而揉是揉決無混雜之病矣故學琴之士得手無先後若能於右手用指尖取音而得其輕重於左手按徽實中仍活滑中能畱則聲之所發自不同於凡響

八取音取音之理全憑兩耳必須細察其孰爲剛孰爲柔孰爲剛中之柔孰爲柔中之剛何也聲音之道皆由天造其中高下抑揚悉本陰陽自然之理



生生不息故淺之足以悅人心微之即可通造化大約音有起必有應如呼  
吸然而剛柔之節已默寓於其內故起音剛者必以柔應非曰柔能制剛也  
蓋剛本生於柔也起音柔者必以剛應亦非曰剛能制柔也蓋柔本生於剛  
也能辨其相應即相生之機則音學雖微已參妙諦而按絃運指不期其合  
而自合矣此上乘法也金鍼暗度唯慧心人能自得之

琴學八則終

觀石錄

侯官高兆雲客著

出北門六十里芙蓉峰下有山焉連亘秀拔溪環其足志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長老云宋時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輦致巨石塞其坑乃罷貢至今春雨時溪澗中數有流出或得之於田父手中磨作印石溫純深潤謝在杭布政常稱之品艾綠第一卒歎其未見也謝沒五十年吾友陳越山齋糧采石山中得其神品始大著去秋予江左歸好事家伐石於山者凡三月矣日數十夫穴山穿澗摧岸爲谷逵路之間列肆置僧耕夫牧兒咸有買買之色於是名流學士懷瑾握瑜窮日達旦講論辨識錦囊玉案橫陳齋

館接文采則增榮共欣賞則無倦予也負疴慕悅莫致往往命駕周覽故人之家心目蕩嗜好爲移詎比烟雲過眼之喻迺憶所見錄爲一卷聊以自娛且慨茲山焉

陳越山二十餘枚美玉莫競貴則荆山之璞藍田之種潔則梁園之雪雁蕩之雲溫柔則飛燕之膚玉環之體入手使人心蕩

林道儀甘黃無瑕者數枚或妍如萱草或舊比春柑白者皆濯濯冰雪澄澈  
人心腑

彭十厓凡五十有一枚清秋雲日俱淨空山天色者一一橫二寸高半寸望之如郊原春色桃李蔥蘢一如出青之藍蔚蔚有光一黃如烝栗伏頂有丹沙茜然沁骨徑半寸方者一如硯池點積黑瀋明潤欲吐一枚長寸有

五廣八分兩峰積雪樹色冥濛飛鷺明滅神品一如凍雨欲垂者方寸夏日蒸雲夕陽拖水各一如墨雲鱗鱗起者一一半寸薄方有北苑小山皴染蒼然冰華見青蓮色者一逸品一長方如美人肌肉方寸中含落花落霞者二一二寸方者通體如黃雲中瞳瞳日影葡萄太玄犀花艾葉綠鹿文苔點各一俱妙品白如玉者二甘黃玉者三

陳嵩山一枚膚理瑩然暎燭側影若玻璃無有障礙方二寸高三寸重九兩林陟廬如棕文者一一徑寸方者精華爛漫如數百年前琥珀瑩透栗囊色者一玄玉者一瓜穰紅白者一小方柱一枚如蔚藍天對之有酒旗歌板之思一渾脫高貴若象牙不辨爲石二寸而方者一紅絲縈腎麗同嬌膚一半寸方柱溫純深潤太液之藕大谷之梨未足方擬

王君寵十八枚漢玉色楊璫作狐鈕項上微紫神品如赭黃羅方柱二一枚  
微紅散若晚霞時稱晚霞紅霜姿玉色徑寸者二血浸甘黃者二  
楊去聲霞紅雲青相雜者二一黃如枇杷血浸半面重可五兩妙品

唐湛一一方潤勝漢玉正面遠山如黛數株春樹雲氣蒼蒼神品

李某徑寸一方如秋空無雲天色獨垂鷄兒黃者一一脩寸半徑二分置掌  
上盈盈瑤光爲水光含春蠟色湛冰綃者各數枚一枚皎然如梨花薄初  
日楊璫作鈕者八九韓馬戴牛包虎出匣森森向人槃礴盡致出色繪事  
二勝道人一枚色如雲握之其中水汨汨然動

長慶定公方寸一枚碧若春草通體艾葉小花神品

友人齋館肆中雜見黃柑嘆手秀色通理者一白如肌膚者一何郎傅粉遜

其本色一新黃如秋葵亭亭日下一如雲海浴日微吐其暈龍鱗過雨者  
一一晶瑩玉色如莫愁湖中新藕沉香色一海天晚照一神品水墨玄精  
各一玉無瑕者一一半寸引首殷紅若棠梨花片一如文犀中有粉蝶半  
翅藍纏絲瑪瑙一黃羅縵紋一雨過雲月一風雨射空寒氣迴薄孤峰沉  
冥一一枚方寸白玉膚理微有粟起大似趙妃雪夜待人時一如春雨初  
足水田明滅小米積墨點蒼一共十九枚

石有絡有水痕有沙隔解石先相其理次測其絡於是避水痕鑿沙隔以解  
之石質厥潤鋸行其間則熱行久熱迫而燥則烈解法水解爲上鋸行時  
一人提小壺徐傾灌之

石理不一相石爲難膚黃中白膚白中白膚蒼中黃中玄黃膚黝然不可以

皮相

石有水坑山坑水坑懸綆下鑿質潤姿溫山坑發之山蹊姿闡然質微堅往  
往有沙隱膚裏手磨挲則見水坑上品明澤如脂衣纓拂之有痕

潘子和謝奕硯工高手攻石能得理好事家獲石旣夥二人益自矜以禮延  
致不可卒至或造廬焉喚門一諾童子負器先驅矣

每解一石摩肩圍繞心目共注幸得妙品傳觀閨閣交手喜妬

石初剖須琉球礪石磋之旣磋磨以金閭官輒磨竟以水浸櫛葉縱橫揩拭  
無有遺恨然後取龔鞞平置几案運石鞞上徐發其光

湛一詣陟廬竹堂看石方開篋趨令收却予訝之笑曰不敢久視恐相思耳  
卜二濟壽山石記云壽山在重巒複澗中距福州府治六十餘里有坑名五



花志云所產石類珉志語未詳嘗竊訪之舊聞宋時采取病民有司言上請得以巨石塞坑路由是取之者少即得之亦不甚示寶於人邇來三四年間射利之徒盡手足之能鑿山博取而石之精者出焉間有類玉者琥珀者玻璃玳瑁硃砂瑪瑙犀若象焉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緗者縑者綺者縹者蔥者艾者黝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焉者如鷹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鷓鴣斑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矣其峰巒波浪縠紋膩理隆隆隱隱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疊嶂或雨後遙岡或月澹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揚子層濤或葡萄初熟顆顆霜前或蕉葉方肥幡幡日下或吳羅颺彩或蜀錦鬘文又如米芾之淡描雲烟一抹又如徐熙之墨筆丹粉兼施言夫奇幻有不勝形噫亦異矣夫

土出之寶無勝於玉按王逸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而茲石之美何必不然又滇志點蒼之石白質青章具山水草木之狀今施諸屏風几榻祇一色耳其精瑩滑潤不如也由是觀之玄真備其采色而不能得其波巒點蒼有其波巒而不能如其采色疑若帝遣鬼工挾南海蚌淚之屬深入罍砢雕鏤點染而後然者甚矣造物化工其不可思議至於如此也或曰量其大小輕重而數倍其直豈價欲比玉耶予曰玉所以貴者堅而不脆叩之輒鳴使茲石亦堅而有聲何必曰瓊玖何必曰珉珉也且玉之至美者不貲茲爲價僅數倍近世士大夫取青田爲圖章甚且計兩而二三其緡顧孰與茲石尤陸離滿目也或曰丹砂雲母空青之屬利用於人茲用果奚利予曰充玩好也獨不曰玉卮無當有萬鎰時乎

昔者靈璧之石米元章尙乃袖而愛之使其當此殉之性命且何如矣夫天下四洲華藏莊嚴海微塵所不能盡但求之

今皇帝版圖度玉石鮮如此者予友陳越山林道儀彭木厓石鐘林陟廬兄弟率購藏之每爲予陳於几案儼遊山陰道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予貧不能購聊紀一則以當藏石庶天下知閩之奇如此

予戊申作此錄錄中吾友六人客三人方外二人共十一人今亡其四雜見之友人亦亡其五嵩山陟廬越山之石以貧散漉一一石歸予爲十叟奪去十叟亦亡今不知處木厓石最多亡後不能守李某晚爲石賈頗得錢君寵越人去聲與雜見者皆不可問矣予最後有七枚今秋燬於火火後者玄堅如玉白者多崩碎可證物虛實之理

丁巳後大開山日役民一二百人環山二十里邱隴畝畝皆變易處  
石昇至大者鑿鞍轡小者爲鞞秘較之宋坑造器民勞百之按伐石  
之始自陳公某某之石人不得見旣沒家無一枚自戊申迄今一紀  
伐鑿之禍未息近五行石妖云或曰山以壽名十年中郡人恒夭折  
不壽理或然歟己未臘夜跋

藝蘭記 依孟瞻先生手寫本刊

劉文淇孟瞻著

蘭有方舌圓舌名留海舌尖而下垂者最劣尖而返托者爲執圭舌圓而有尖下垂者爲滴水舌全白者爲素心舌上有淡紅點者名淺色舌墻有紅者名映腮又名桃腮又有心紅而舌白者名白舌此大凡也

養蘭口訣

正月安排在坎方離明相對向陽光晨昏日曬都休管

春夏蘭新栽皆不宜日曬要使

蒼顏不改常

二月栽培其實難須防葉作鷓鴣斑四圍插竹防風折惜葉猶如惜玉環

三月新條出舊叢花盆切忌向西風提防溼處多生虱根下猶嫌太糞濃

以豬

血和清水  
灌之甚佳

四月庭中日午炎盆間泥土立時乾新鮮井水休澆灌臘水時傾味最甜  
五月新芽滿舊窠綠陰深處最平和此時葉退從他性剪了之時愈見多  
六月驕陽暑氣加芬芳枝葉正生花涼亭水閣堪安頓或向簷前作架遮  
七月雖炎暑漸消只宜三日一番澆最嫌蚯蚓傷根本苦皂煎湯尿汁調  
八月天時稍漸涼任他風日也無妨經年污水今須換却用雞毛浸水漿  
九月時中有薄霜塔前簷下慎行藏若生螻螳妨黃腫葉灑油茶庶不傷  
十月陽春暖氣回來年花筍又胚胎幽根不露真奇法盆滿尤須急換栽  
十一月天宜向陽夜間須要慎行藏常教土面生微溼乾燥之時葉便黃  
臘月風寒雪又飛嚴收煖處保孫枝直教凍解春司令移向庭前對日暉

種植

性喜陰女子同種則香淮南子曰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其莖葉柔細生幽谷竹林中者宿根移植膩土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種法九月終將舊盆輕擊碎緩緩挑起舊本刪去老根勿傷細根取有竅新盆用粗碗覆竅以皮屑尿缸瓦片鋪盆底仍用泥沙半填取三季者三篔作一盆互相枕藉新篔在外分種之糝土擁培勿用手捺實使根不舒暢長滿後復分大約以二歲爲度盆須架起仍不可著泥地恐蚯蚓蟻入孔傷根令風從孔進透氣爲佳十月時花已胎孕不可分若見霜雪大寒尤不可分否則必至損花分之次年不可發花恐洩其氣則葉不長凡善于養花切須愛其葉葉聳則不慮花之不茂也

位置

蘭性好通風臺不可太高高則衝陽亦不可太低低則隱風地不必曠曠則有日亦不可狹狹則蔽氣前宜面南後宜背北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引東日而被西陽也夏遇炎烈則蔭之冬逢沍寒則曝之沙欲疏疏則連雨不能淫上沙欲濡濡則酷日不能燥至于插引葉之架平護根之沙防蚯蚓之傷禁螻蟻之穴去其莠草除其網絲助其新篔剪其敗葉尤當一一留意者也

修整

花時若枝上蕊多畱其壯大者去其瘦小若畱之開盡則奪來年花信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即當滌去蘭有四戒春不出夏不入秋不乾冬不



溼養蘭者不可不知

澆灌

春三二月無霜雪時放盆在露天

放盆在露天當以清明爲度  
早則恐有霜雪春寒之患

四面皆

得澆水澆用雨水河水皮屑水魚腥水雞毛水浴湯夏用皂角水豆汁水秋

用爐灰清水最忌井水須四面勻灌

案水須四面勻灌以下皆謂宿花  
而言若新栽之花則用噴壺澆之

勿得洒下致令葉黃黃則清茶滌之日晒不妨逢十分大雨恐墜其葉用小

繩束起如連雨三五日須移避雨通風處四月至七月須用疎密得所竹籃

遮護置見日色通風處澆須五更或日未出一番黃昏一番又須看乾溼溼

則勿澆梅天忽逢大雨須移盆向背日處若雨過即晒盆內水熱則蕩葉傷

根七八月時驕陽方熾失水則黃當以腥水或腐穢澆之以防秋風肅殺之

患九月盆乾用水澆溼則不澆十月至正月不澆不妨最怕霜雪更怕春雪  
一點着葉一葉即斃用密籃遮護安朝陽日照處南窗簷下須二三日一番  
旋轉使日晒勻則四面皆花用肥之時當俟沙土乾燥遇晚方始灌溉候曉  
以清水碗許澆之使肥膩之物得以下漬其根

或云春蘭夏蘭及建素  
龍崖皆不宜用肥惟澆

蘭用肥亦不能多秋  
冬澆一二次足矣 自無勾蔓逆上散亂盤盆之患更能預以瓮綱之屬

儲蓄雨水積久色綠者間或灌之其葉淳然挺秀濯然爭茂盈臺簇檻列翠  
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收藏

冬作艸圃比蘭高二三寸編草蓋寒時將蘭頓在中覆以蓋十餘日河水微  
澆一次待春分後去圃

或春分前天已大暖亦可  
去圃是蘭皆怕社以前風

只在屋內勿見風如

上有枯葉剪去待大暖方可出外見風春寒時亦要進屋常以洗鮮魚血水并積雨水或皮屑浸水苦茶灌之

### 衛護

忽然葉生白點謂之蘭虱用竹針輕輕剔去如不盡用魚腥水或者煮蚌湯頻洒之即滅或研蒜和水新羊毛筆蘸洗去珍珠蘭法同盆須安頓樹陰下如盆內有蚓用小便澆出移蚓他處旋以清水解之如有蟻用腥骨或肉引而棄之

### 釀土

用泥不拘大要先于梅雨後取溝內肥泥曝乾羅細備用或取山上有火燒處水衝浮泥再尋蕨菜待枯以前泥薄覆草土再鋪草再加泥如此三四層

以火燒之澆入糞乾則再加再燒數次待乾取用一云將山土用水和勻搗  
茶甌大猛火煨紅火煨者恐蟻蚓傷根也錘碎拌雞糞待用如此蓄之何患  
花之不茂

履園畫學

勾吳錢泳梅溪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苕雲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

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巘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  
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  
法矣安能妙手

畫當以山水爲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爲工元明  
之法以氣韻爲工本朝惲南田則又以姿媚爲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爲皆非  
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  
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  
也又有以指頭書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

不可以爲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尙難于工况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爲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作僞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僞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僞褚河南不過以此遊戲未必以此射利也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僞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釀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册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欸余少時尙見一欽姓者在虎邱賣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僞日多就余所見若沈

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能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尙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留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登科第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籀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  
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爲余臨宋本  
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之以秀  
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珠璧余與竹嶺  
爲忘年交有膝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尙喜遨遊山水

王宸號蓬心爲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  
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  
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

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氈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筆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親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學凡詩文書畫撫印皆能自闢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寶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工書而喜畫人物

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余美人年八十餘尙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真乾隆庚子奉旨召寫御容其弟  
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爲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南巡  
嘗獻畫冊賞荷包等物至今錫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啟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以冒籍事去官遂  
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  
牘有黃華真近時罕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惟少書卷氣余初  
至邗上識之又有虞幄字步青者亦工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爲質府賓客官四川司馬仁宗在潛邸識其人召寫御容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伸纖寫得一枝春玉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小宋是前身

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

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爲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洲人爲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江南稍勝乃翁矣

莘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楛圃學畫于沈芥舟山水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楷號楛圃其學與芹圃畧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楛圃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尙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

亦工花卉

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爲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叢翁獨坐看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尙鐵生嘗爲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椒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蕉畦爲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爲三朱

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爲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莽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試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醕號芝山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爲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瓚號采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

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宮保爲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煌號錢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畬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爲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爲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葯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漚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有法書宗趙董爲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爲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于粵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爲至寶亦以海物爲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詩句落吳船

吳文澂號南薌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

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錢瑋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爲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爲人豁達不羈而豪于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最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

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澣雲休甯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樗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襄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魏科碩望政事明能爲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政時所作也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尙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爲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尙書爲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爲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仕三已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爲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坊庶子工篆隸真

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爲人孤峭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  
至于詞曲及笙笛簫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侍講工於花果翎  
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薌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工山水人物有聲  
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爲余作只恨年年壓金  
線爲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田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陽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

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棣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爲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鉞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中年頗近大癡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疾歸花卉宗王西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于是競相效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却寫青山賣與人爲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于界劃適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入署繪圖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爲指示之又命臨模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爲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鵲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爲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心進士家松心精于賞鑒家藏李營丘江南半幅及諸元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爲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山水酷似南田高

宗愛其筆墨嘗召入內府呼之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命供奉內廷年已五十餘矣凡內府所有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爲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尙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倦年七十餘尙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貫休齊已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余爲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爲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菴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七頌堂詞繹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

詞有與古詩同義者瀟瀟雨歇易水之歌也同是天涯麥漸之詩也又是羊車過也團扇之辭也夜夜岳陽樓中日出當心之志也已失了春風一半鯢居之諷也瓊樓玉宇天問之遺也

詞有與古詩同妙者如問甚時同賦三十六陂秋色即灞岸之興也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即敕勒之歌也危樓雲雨上其下水扶天即明月積雪之句也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即平生少年之篇也

詞欲婉轉而忌複不獨不恨古人吾不見與我見青山多嫵媚爲岳亦齋所誚即白石之工如露濕銅鋪與候館吟秋總是一法

詞字字有眼一字輕下不得如咏美人足前云微褪些跟下云不覺微尖點  
拍頻二微字殊草草

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  
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康蔚然大家  
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蓋非不欲勝前人而中實枵  
然取給而已于神味處全未夢見

詞起結最難而結尤難于起蓋不欲轉入別調也呼翠袖有君舞倩盈盈翠  
袖搵英雄淚正是一法然又須結得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乃得  
美成元宵云任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爲少年濕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淚便一直說去了無

風味此詞家最忌

詞中如玉佩丁東如一鈎殘月帶三星子瞻所謂恐它姬斯賴以取娛一時可也乃子瞻贈崔廿四全首如離合詩才人戲劇興復不淺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等句來

詩之不得不爲詞也非獨寒夜怨之類以句之長短擬也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詞之神理備具蓋氣運所至杜老亦忍俊不禁耳觀其標題曰新句曰戲爲其不敢俯背大雅如是古人真自喜

稼軒孟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叔原則云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此

詩與詞之分疆也

中調長調轉換處不欲全脫不欲明黏如畫家開闔之法須一氣而成則神味自足以有意求之不得也

重字良不易錯錯與忡忡之類是也然須另出不是上句意乃妙

美成春恨漁家傲以黃鸝久住如相識重露成涓滴作結有離鈎三寸之妙千里徧和美成詞非不甚工總是堆鍊法不動宕唯鴻影又被戰塵迷一闋差有氣

文字總要生動鏤金錯采所以爲笨伯也詞尤不可參一死句辛稼軒非不自立門戶但是散仙入聖非正法眼藏改之處處吹影乃博刀圭之譏宜矣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若賀方回非不楚楚

總拾人牙後慧何足比數

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

古詞佳處全在聲律見之今止作文字觀正所謂徐六擔板

竹枝柳枝不可徑律作詞然亦須不似七言絕句又不似子夜歌又不可盡脫本意盤江門外是儂家及曾與美人橋上別俱不可及

長調最難工蕪累與癡重同忌襯字不可少又忌淺熟詞中對句正是難處莫認作襯句至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觀者不作對疑尤妙

詠物至詞更難于詩即昭君不慣風沙遠但時憶江南江北亦費解放翁一個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全首比興乃更適逸

酒壁釋褐韓偓之特遇也太液波翻浩然之數奇也

霞散綺月沈鉤有勸而無諷其人去賦清平調者不知幾里然是鈞天廣樂  
氣象較之文正公窮塞主不侔矣

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濕紅嬌暮寒亦復移易不得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語其體雅正無旁見側出之妙柳七最尖穎時有俳  
狎故子瞻以是阿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擱就類下此則蒜酪體  
也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個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  
句真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應是爲傭言借貌一流  
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

山谷全首用聲字爲韻注云效福唐獨木橋體不知何體也然猶上句不用

韻至元美道場山則句句皆用山字謂之戲作可也詞中如效醉翁也字效楚辭些字兮字皆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隳括體不作可也不獨醉翁如嚼蠟卽子瞻改琴詩琵琶字不現畢竟是全首說夢

古人多于過變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頭緒不成章矣

七頌堂詞繹終

七頌堂識小錄序

公勇于同年生其尊甫先生予嘗爲之作傳所謂穎川劉惟中者是也先生在勝國末以任俠著聞是時流賊方大起穎當賊衝先生日夜部勒其鄉人

子弟爲穎捍守其後竟死於賊公勇甫冠舉於鄉意氣卓犖與先生畧相類數往來兵間爲諸大帥畫策及江南內附公勇亦進士高第會有家難棄其所得刑部主事入蘇門山從孫徵君奇逢著隱者服然公勇爲人輕財喜事以交遊爲樂實不能久留山中也一日舍徵君去之梁宋間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岸傲自若逾數年復出補刑部進吏部郎且駸駸通顯矣平居不輕爲文然爲之輒峭拔有致有穎川前賢詩序若干篇刻畫情事最簡遠可誦今者又從休沐之暇悉取數千年來宗彝疊洗書畫玩好之物嘗所見聞者披剝其工竄眞贗詮次成錄儼然近代之收藏賞鑒家也昔韓退之謂注爾雅蟲魚者非磊落人顧公勇家世任俠又平時數用意氣自豪而觀其所著錄委曲詳瑣如此噫吾烏能測公勇之爲人哉堯峰汪琬序



七頌堂識小錄

穎川劉體仁公勇著

定武五字不損本蘭亭今在孫少宰家有姜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所謂落水蘭亭也所可疑者後有趙文敏題字耳王宗伯書數字於押縫籤後有白抱一印所謂五字者湍流帶右天也餘偏傍皆如白石所考微異者崇字山下作三點領無山之盛盛字上蝕處作昂首龜形由字中直如申字絳帖二十卷原爲馮涿鹿物今歸孫少宰每幅有一軒二字印印幾方廣二寸元初方一軒也押裝池有三城王印間有無此二印者紙皆橫簾搨手亦精傳聞內府凡數部皆不全涿鹿擇其精者合成之也後仍淳化舊題識十卷後帝王書以宋太宗爲首二王書皆割裂雜以頭眩方十七帖大

令數帖尤僞王宗伯有言古人碑皆自書雖久而筆尙可尋閣帖經數摹神氣盡矣乃世人以閣帖爲書學六經何也

王元章梅花一卷前曰印水梅影後自題云我家洗硯池頭樹個個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畱清氣在柴門

楊補之竹一莖數葉筆筆皆書法也後有野涉翁題字不知何人也

趙子固山水卷疎密橫斜遇糾紛處目不給賞真化工也八分自題戊午子固右三卷皆少宰物

顏魯公鹿脯帖真蹟在常州一舊家今爲王長安購得紙墨如新精神奕奕能攝人於十步外

褚河南兒寬贊真蹟爲王長安所得歲丁未冬見之京師楮書方寸餘後書

褚遂良應被詔所書二帖皆希世之寶

王額駙長安又出一玉盃臥蠶紋內有血斑初視之玉情闇然酒滿則浸色外見若出水芙蓉渠亦異物也

右軍集書金剛經世不多見所見者華陰王山史所藏云舊爲渭南南氏物聖教序不損本向爲范質公先生物表裏裝作小冊今在華陰王家

王山史名弘撰亦有五字不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

巨然山水卷今在梁宗伯家疑非全幀上有淡墨灘隱隱作烟樹田塍迷離狀莫尋其筆痕墨迹向爲孫氏得之內府者今歸真定梁玉立先生

巨然又有鷺鷥大幅其立處渲墨作堅圓狀非石非灘若水落而泥凝者山

水之外此爲僅見老杜至今江海上雙影日蕭蕭似爲此句傳神亦北海先生物

高房山大幅山水全用米家法題云元氣淋漓孫北海藏舊爲分宜物曾入內國初嘗以內府書畫賜大臣外有標籤多宸濠江陵分宜沒入者宸濠之眞贋半江陵多贋分宜多眞此老有鈴山堂詩超超得王孟意趣眼光固自殊而爲紉子所累可惜

海天落照圖趙千里作橫卷長幾丈餘輪廓用泥金樓閣界畫如髮人物小如麻子蠕蠕欲動位置雄麗令人有蹇裳濡足意本嘉興項氏物今爲杞縣馬布菴所得

柴窰無完器近復稍稍出馬布菴見示一洗圓而橢面徑七寸黝然深沈光

色不定雨後青天未足形容布菴曰予目之爲絳霄

王叔明山水小幅何御史元英物叔明趙文敏甥筆與文敏大異皴法變自北苑也此幅萬松圍合枝皆垂而未仰松針用筆重於松身但覺風聲謾謾奇爲蔚蒼矣

何御史有右軍墨蹟三行亦出自內府蓋唐人臨本

國初有發隗囂墓者官覺而追之得陶器數十見一酒琖於京師色如龍泉之淡黃者外皆自然焦紋內有團花砂底豐上斂下口徑三寸許

官窰螭耳洗宋修內司窰盃直如筒色如猪肝皆北海物

漢三耳壺今在京師宋子飛家

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缺二册猗氏有荆

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富春山圖黃子久作草草若不經意神品也今歸泰興季氏

王摩詰溪山殘雪千巖萬壑林木叢雜向爲周又新所有

蘇東坡草書醉翁亭記鄜陵有刻本吾家司寇所摹也人疑其贋又有知其

爲鍾生所臨者墨蹟在劉相公家然余過定州看雪浪石壁間嵌殘碑乃

草書中山松醪賦語筆與此同按坡公嘗鈔書一書每爲一體則忽作顛

張醉素何可遽謂必無其字畫輕重不一重則稜角森然又顏法也

漁人於京口網一石致於市有以百錢得之者朝夕玩弄疑其中有痕如線

因試剖之劃然爲二乃硯也復售得千錢有識之者以計鈎致去蓋玉硯

也其外之似石者璞也後在中州

宋板書所見多矣然未有踰前漢書者於中州見一本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趙文敏小像陸師道亦寫元美小像於次帙標籤文衡山八分書

鄮陵家司寇好彈琴所藏有輕如一葉者甚珍之別業有樓三層繞樓栢林數十畝嘗攜琴其上一日晝眠聞琴聲寤見一黃衣人坐而彈愛其異音心識其節奏曲終乃起問之無所見矣自此琴在壁亦嘗作聲後碎於寇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同孫氏翡翠尤勝固倣作然均非漢以後物

李伯時畫馬一卷一人魑結肩一旗立高阜馬布山谷狀態各備又一簇百餘匹鬣首相亞皆一狀駸駸走也梁園宋氏物

倪雲林十萬圖冊本荆溪陳定生物梁園侯朝宗爲之作記而海內知有此

圖後朝宗攜歸梁園既歿子皆不肖近聞爲一有力人協取去矣

浮月盃陶盃也口微缺以金錮之酒滿則一月晶晶浮酒面先朝中州王邸物後不知所歸

蕉葉觚款作子字下蟲紋上純作水銀色太倉王相公物合肥王納言思齡有之

顏魯公送劉太冲敍真蹟在合肥王思齡納言家亦渭南南氏物

玉器入土與銅器同處久銅之青綠玉受之天然瑩浸大梁王半菴先生得一玉觥如是遂以寶觥名齋其子雁澤亦博學好古向猶見於其家

智永千文舊云人間合有數百本今則寥寥山陰張文肅公有一本白麻紙書百衲裝潢成冊間有缺者其書鋒穎森峭非復枯禪入定草書內押時



不免俗尋其本韻大似米老狡獪變化也

宣德朝尙繪事御筆點染工細特甚京師人家藏所畫黑猿攀檻懸臂取果極爲生動即布地菱藕諸果實亦非孫漢陽輩所及上有御寶

浮光胡蒼恒藏宣德花卉卷獨寫長春一叢設色之妙無比所謂當午月季也

憫忠寺有羅漢十六軸梵像奇古云是貫休筆

邢子愿好臨米老登海岱樓詩稿停雲館刻米老九帖真蹟在嘉禾高氏後分爲三賀中來得海岱樓詩稿有米友仁跋穆考功題字今在王納言思齡家

太原有李晉王像側坐調箭善避獨眼之誚後二武士擎輶籠一人唐巾玉

帶拱立於前者莊宗也氈笠佩劍立者明宗也其一人懸椎而侍者安敬  
孜也行纏而履示賤也冠虎示服猛也傳亞子命工寫之時安已死念其  
勇也

太原北吉祥寺僧藏舍利本出故晉府玻璃餅貯之大如菽白色舊五粒今  
忽生三粒

太原有觀音大士塑像唐塑也莊嚴妙好土人述其靈異甚衆晉寺十六應  
真羅漢亦倣唐塑按塑列畫苑今人不復講矣

范寬名中立性緩故時人號之曰寬山水大幅今在梁園宋氏上有王文安  
題字字效家廟碑

中立又有山水大幅在孫少宰北海家樹葉皆草草枝幹皆有自內挺外之

勢山石鈎斫皆有力神品第一宣和帝題曰范寬真蹟鈴以萬機清暇小印

宋文康公有梅花道人山水一軸橋道曲折叢樹工甚世人但以攢點擬之是未夢見

東坡竹橫幅在北海先生家酣滿俊逸足移人情墨分七層予轉疑東坡先生未能工妙至此先生言明季亂有掠書畫賣者取直甚廉獨此幅索厚直蓋賈豎無不知有東坡者矣

王納言思齡家有蔡忠惠二帖草草處皆得晉人三昧句曲筴在辛題字亦有意

京口張氏世博雅好古所藏有虞永興夫子廟堂碑真蹟字小於碑本當時

試筆所作黃庭結構妙合自然可異也考永興此碑成搨無虛日唐末已斷泐盡矣世所傳陝搨乃五代時王彥超重摹上石者余見初搨本出大內與今大異宋元皆未見此真蹟耶

張禮存太史又出右軍三帖唐人雙鉤也奉橘帖不逮如何帖有王勝之題字趙文敏評者謂有遊閒公子之風張素存太史出大仰山興國禪寺碑真蹟獨謹嚴有風骨

馮涿州宋元畫冊二戊申冬歸之孫北海先生己酉人日余獲觀焉

元唐子華大幅山水在山陰胡夫子家全倣郭河陽

越窰矮足爵栗殼浮青轉側皆翡翠吳越王所供當時民間禁不敢用故存者極少

李迪鹿一幅叢樹流泉蔚爲幽邃故諸態皆天全也斫渲俱非近今法

王若水花一幅葉似玉簪而花似萱目所未見或曰波羅花也設色極奇古

二幅皆文康公家賜物

江貫道長江萬里圖張爾唯學曾所藏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龔孝升曹秋岳三先生偕王元照王文孫於都門宴別各出所藏名蹟相較諸公欲裂而分之爾唯大有窘色北海集古句戲之曰翦取吳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見宣和譜己酉見之京師前有天歷之寶元文宗奎章閣物也後有天歷三年正月奎章閣侍書臣柯九思鑒定恭跋奎章閣侍書學士臣虞集詩又有奎章閣承制學士臣李洄奎章閣參書臣雅

琥二詩雅琥蒙古人

觀山口待渡圖之次日又見米南宮山水一幅山樹點法簡而能厚室宇人物舟楫皆工細已乃悟其從北苑來古人學有原本如是也有黃子久印沈石田印王文安題裝池之左千山萬山青如空大樹小樹如遊龍井西道人出神去飛過蓬萊第一峰老鐵在小蓬壺書大癡爲叔敬作此橫幅兼海岳北苑而成茫茫真氣浮動也

伏生圖席地憑几短鬚雞皮真九十老人而眉目靜遠則大儒也宣和帝題王維寫伏生數字字極楷上用乾卦印背亦精絹裝

韓幹馬一幅有劉巨濟米元章黃山谷題字爲李龍眠物右二幅下背後有臥用半印存司印二字俟考

黃子久天台石壁圖大幅樹石皆一筆寫成與富春山圖異體同韻袁忠徹家藏物也

黃子久王若水合作大幅山水上有杜伯原本八分題字沂陽董復家藏  
郭熙古木寒泉圖大幅陂陀迴復二大古木一挺一盤衆木擁之淒神寒骨  
有不可久居之氣

倪高士迂作匡廬清曉圖峯巒麗密林木森秀極爲工到荆關古法然也自  
題小詞其上曰春渚芹蒲秋郊梨棗西風沃野收紅稻簷前炙背媚晴陽  
天涯轉眼淒芳草魯望漁村陶朱烟島高風峻節今如掃黃雞啄黍濁醪  
香開門笑迎東鄰老字畫挾八分最有逸趣

倪元鎮獅子林圖今在楚中程端伯家

子敬好寫洛神賦今所存者十三行耳余所見十三行與停雲館諸刻大異  
又見一搨本乃全文右軍亦有全文搨本不知何時所刻原出之內府右  
軍全學鍾太傅時作行草闌入索史子敬則駸駸曹娥碑法滿騫異題識  
字在子敬全文下不在十三行下

文與可垂竹一枝襍襪軒翥生氣滿紙與東坡大幅迴殊乃云吾墨竹一派  
近在彭城此不可以形似求也

子父鼎今在額駙王長安家

孟彝口徑三寸許漫水銀色平肩耳內有作孟彝三字款

周小鼎無款識高五寸徑三寸許從鼎也

黃山谷草書秋浦歌長卷真蹟得之丹陽蔣虎臣極賞之



呂氏族譜見於定遠氏家卷首八字題曰山谷老人書下有印方二寸許曰  
學士之章下有敍作呂東萊書又有蘇轍魏了翁虞允文文天祥文與可  
諸人題字印文皆前學士之章觀前後手蹟皆出一人蓋呂氏子孫錄本  
也二勅書一爲呂蒙正一爲呂夷簡皆有制書之寶小璽敕書書法亦草  
草獨二公畫像寥寥數筆神度煥然非宋之高手不能也

常郡陸竺僧度辛己館於俞容自家好吐納導引從北地韓道學未百日晚  
坐院中梨花盛開一婦人倚垂楊注視瞥見之意謂容自家人遂入戶轉  
憶之訝其非時世粧自是數相見偶違其意輒見一蝶入其口若有物繫  
其心者遂覺已委其身而去至宮殿見貴人侍者皆武切責之轉屠其家  
竺僧忽自念予一心也何事而爲彼繫諸緣放休而已臥醒在牀矣如是

數月乃滅余謂竺僧此已魔非鬼物

韋際飛致雲言於池河驛見貢猿雌雄各一抱一子傍聚獼猴數十擲跳喧  
狻貢者言猿惡人間哭泣聲聞則腸絕故以是亂之雌白而黑環其面頸  
以下亦黑若衣領雄黑而白環其面領緣亦白與之棗栗伺其引手接則  
引遠猿必引臂及之左長則右縮信通臂也猿聲悲故有峽中沾裳之謠  
茲乃畏人聲悲異哉

先君子性恬澹惟喜搜羅典籍他無所嗜丁未官京師五年是時名卿  
大夫公餘揚挖風雅則有龔芝麓汪鈍翁王阮亭諸先生好古鑒賞家  
則有梁眞定孫退谷兩先生文酒相娛樂名曰雅會羣推先子博識相  
與商榷古今考辨眞贋次第間錄成帙諸公慮傳布遭徵索囑勿以錄

示人因儲篋衍六十年矣諸公旣往收藏亦化爲雲烟每一展卷覺當時文物風流即可見熊熊奕奕詎謂斯錄可終泯哉庚子菊月上澣  
男凡重校付梓

識小錄終

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



美術叢書初集第二輯目錄

初月樓論書隨筆

吳德旋

雨窗漫筆

王原祁

麓臺題畫藁

王原祁

東莊論畫

王昱

裝潢志

周嘉胄

端溪硯坑記

李兆洛

玉紀

陳性

玉紀補

劉心珩

金粟詞話

彭孫遹

美術叢書

製曲枝語

前塵夢影錄

二

黃周星

徐康



初月樓論書隨筆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僧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即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畱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蓋勝國時萬歷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

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籠罩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真而略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迥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體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本朝書家姜湛園最爲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當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不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謬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

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豔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沈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

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略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景度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斯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慎伯論書慎伯不喜平原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慎伯後未敢與之爭近慎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推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予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慎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倘所謂責備賢者之意耶

慎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爲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慎伯又云學蘇須汰其爛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爛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真斯固然矣予謂爛漫刁疎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憚南田書謂其意趣勝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會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王石谷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爲畫所掩耶

慎伯謂自楊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爲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惲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哀册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筆海岳終身不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真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慎伯謂宋賢惟東坡具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爲最矣爲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爲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適厚然略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爲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

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真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第囿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予謂柳書佳處被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

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真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囿於右軍已非篤論况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自當爲一大宗旣或未厭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匏菴亦步亦趨尙未足以語於離形得

似之妙也

余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更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內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尙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烜赫其筆力沈鷲洵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坡於少師神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原而出以恬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尙有生趣趙松雪一味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迥出

絕不類松雪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豔稱民瞻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鄧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書學藏真而少加收斂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湛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贗作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贗本爲多

明自嘉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時已擅盛名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坡公相輔大字學瘞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慎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

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醅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籐之掛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墨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勻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嗤怪有志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近覺其有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洪斯

學趙松雪不得真蹟斷無從下手即有真蹟臨摹亦須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駢儷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即學元章思白亦易染輕綺之習魯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脚處誠哉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蒼辣又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尙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嗤笑唾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禪家所謂漸修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駑弱功力尙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

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畫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畫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遺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用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雨窓漫筆

太倉王原祁麓臺著

論畫十則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間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質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

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間架次布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



有時澹蕩峰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顧子失母故強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映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斜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真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暗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真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構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一出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畧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用筆忌滑忌輒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

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磊入濃淡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于下筆時在著意不著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

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于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

綿裹有鍼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僮夫氣  
學者如己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  
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雨窗漫筆終

麓臺題畫稿

太倉王原祁茂京著

題丹思畫册做叔明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眞僞此  
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  
贈君君一噓僧寮又聽鐘聲至

做黃子久筆爲張南蔭作

西嶺春雲余聞粵西多山少水拔地插天與此迴別及于此者寒山流水另  
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真不尙奇峭意在富春烏目  
閒也吟樵奉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做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

秋色軸  
卷面歲遊  
山燈岩深  
何三坪至回  
九日暮而返  
時意亦記  
勝此國就  
其概南  
西望平日力  
及惜之  
且遊  
涿州學地  
餘宮志東錄  
五頁四七三

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題做大癡巨幅 爲李憲臣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採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構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悃幅無華氣誼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於作大幃遲回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淡者一載餘矣今奉命爲粵東之行迫促難辭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談也書之以爲後

訂

煙巒秋爽傲荆關金明吉求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荆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煙雲惟見渾厚磅礴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僮父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荆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否

傲梅道人筆司民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略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于梅道人有墨豬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于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

宋之三昧也

做小米筆 爲司民作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峯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真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真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

做黃子久爲宗室柳泉作

清光咫尺五雲閒刻意臨摹且閉關漫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于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



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真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題做大癡筆

爲毗陵唐益之作

要做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益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亦從家學得之相值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做大癡秋山

大癡愛佳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于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傲大癡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峻嶒巨石俯瞰  
河流曲折迤邐者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  
安至矣今長黃官于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  
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略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  
也請以拙筆爲左券

傲黃大癡長卷爲鄭年上作

畫法莫備于宋至元人掇抉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真  
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  
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于子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

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濕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于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

做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真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渚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于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礪礪以研求之思發蒼

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傲梅道人爲雪巢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回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倣未能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

傲大癡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傅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于首

做大癡九峰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真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有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礧礧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做大癡 爲顧天山作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間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資筆力迥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

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  
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寶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真得  
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  
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倣設色大癡爲賈毅庵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  
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  
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  
學好古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倣大癡筆意其中妍  
媸知者自能辨之

做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題做大癡筆己丑年二月十一日畫歸繆文子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勁爲和柔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送勵南湖畫冊十幅做宋元諸大家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

諸家俱有源委其他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做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挖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值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爰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題做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莫辨朱紫標識輝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緹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茲特取畫中之意寫



出示丹思以見羹墻寤寐云

題做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終南巨地脈遠翠落人間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榭葉滿深山領畧高秋意歸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真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輒做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畫設色高房山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解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以學董米也

傲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弟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  
有合處因傲松雪大年筆意并錄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  
三千竹深處處鸞啼綠輸與江南四月天

題畫傲王叔明長卷 武清三弟

都城之西層峰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起伏結聚山麓平川回環幾  
十里芳樹甘泉金莖紫氣瑰麗鬱葱御苑在焉得茅茨土堦之意而仍有蓬  
萊園苑之觀置身其際盛世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略多年近接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  
真山水可以見真筆墨有真筆墨可以發真文章古人如是景行而私淑之

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

康熙戊子長夏  
題於海甸寓直

題做大癡手卷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真深知  
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  
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于  
華亭于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得珠獨開生面余少  
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  
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  
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

卷久弄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

題做淡墨雲林

做雲林筆最忌有儉父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枯俱非佳境立臺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于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

題做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虱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旣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于此研求

庶幾于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  
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眞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題學思翁倣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  
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  
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倣趙大年推篷四頁之一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  
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于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倣董巨筆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略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誠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做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峰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矚筆亦做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做癡設色秋山與向若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運生動墨飛色化平淡  
天真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興朝以來杳不可即如阿閃佛  
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祖訓回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  
管見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相逕庭耳

題做梅道人與陳七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之濃要于位置間架處步步  
得肯方得元人三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膜梅道人  
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自鳴其得意于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  
無怪乎有墨猪之誚也已丑中秋乍霽新涼興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

其首

做設色小米

宋元各家俱于實處取氣惟米家于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于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做大癡秋山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清署公冗久疎筆硯今將入直興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傲梅道人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墮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真樂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憶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既白矣因傲梅道人筆識之

題做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爲尙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于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着力而于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于六法中

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轍諸家以是言爲左券

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覩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于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于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米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父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清秘

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冀畧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法鑒否推  
篷係宣和裱法另橫一紙于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  
竣事

傲設色大癡長卷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  
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亶于筆墨之  
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于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  
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數學相長無倦  
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

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腳汗氣于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王叔明 爲周大酉作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題倣大癡設色秋山 爲鄒拱宸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于中因名之曰做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真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

爲凱功掌憲寫元季四家

余二年前奉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磧木末極閒中輒加留意歸于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

題子久

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

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漢矣

題黃鶴山樵

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

同里閉而居求盛畫者填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

題梅道人

宋元諸家各出機

杼惟高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剽爲是法也于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家以有無爲清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

洵不虛也

題做  
雲林

傲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暨四家俱宗之用意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

傲設色大癡秋山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于此中磨鍊有年方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鍊以爲揣摩于清剛浩氣中具有

一種流麗斐亶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

做大癡筆爲輪美作 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真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余以此告之即寫是畫以授之意欲于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于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又做大癡設色 爲輪美作



大癡畫以平淡天真爲主有時而傅彩粲爛高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  
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灑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  
于其間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  
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  
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  
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  
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

做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  
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

麓臺題畫稿

五一

初集第二輯

石合作每不肯輕美術叢書  
下世非欲求工蓋不得古人精意毫釐千里恐貽笑不淺耳此圖頗有苦心用識之已丑春寫  
天此不可控  
撥其筆皆  
之尚余宮  
石水軸  
石兩家用

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大橫披做設色大癡

爲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待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宋元傳授貫穿處胸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閒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間有知我者余不敢

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秘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

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運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 爲司民作

司民少有文譽奕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于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無怪乎司民之奕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闕者五年今復來京奕學更進畫理

明了不減于昔爲人風雅驚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倣黃鶴山樵巨幅山水 寄依文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離奇天矯別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于是右丞之氣運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

題做董北苑 玉培贈司民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間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間豈可以強而致躁而得邪玉培有佳紙藏弄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縑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題做黃大癡年七十三

大癡筆平淡天真峯巒渾厚全得董巨妙用余弱冠時即極力揣摩此中三昧終未夢見迄今垂五十年矣工力如覺稍進適秋暑漸退微雨初晴窗几間饒有幽致因作此圖未能仿佛萬一否康熙甲午新秋畫并題

題做高房山

大癡與房山本是一家眷屬取兩家之意成合作之法又爲一變局也總之筆墨一道用古不必太拘每作一圖必名之曰做某家與古人肯綮氣味毫不相涉則去古遠甚此幅與大癡用若離若合之意發渾厚華滋之氣不知於中有少分相合處假令二老見之能博其撫掌一笑否康熙壬辰中秋

題做范中立

范中立溪山行旅圖取正面雄偉見其巖巖氣象茲取側面亦是一法

麓臺題畫稿終

東莊論畫

太倉王 昱東莊著

余性無他嗜幼耽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傅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得知而不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疴臥床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真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烟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槩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



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嘯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真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別宜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宕欹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疎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觀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  
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迴

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  
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真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  
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  
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烟變滅間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  
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  
斯爲正脈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門戶實乃  
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慎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蠱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須絢爛之極方能到此

用筆要求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成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  
虛空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  
一結如萬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  
雅健清逸則關於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  
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

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蓋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蓋淡妝濃抹間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裝潢志

淮海周嘉胄江左著

聖人立言教化後人鈔卷雕板廣布海宇家戶頌習以至萬世不泯上士才人竭精靈于書畫僅賴楮素以傳而楮質素絲之力有限其經傳接非人以至兵火喪亂黴爛蝨蝕豪奪計賺種種惡劫百不傳一于百一之中裝潢非人隨手損棄良可痛惋故裝潢優劣實名蹟存亡係焉竊謂裝潢者書畫之司命也是以切切于茲探討有日頗得金針之秘乃一一拈志願公海內好事諸公有獲金匱之奇梁間之秘者欲加背飾乞先于此究心庶不虞損棄俾古蹟一新乃同再造則余此志也敢謂有補于同心冀欲策微勳于至藝以附冥契之私云

古蹟重裝如病延醫

前代書畫歷傳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手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嗟乎上品名蹟視之匪輕邦家用以華國藝士尊之爲師師猶父也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寶書畫者不可不究裝潢

妙技

裝潢能事普天之下獨遜吳中吳中千百之家求其盡善者亦不數人往如湯強二氏無忝國手之稱後雖時不乏人亦必主人精審於中參究料用盡善一一從心乃得相成合美俾妙蹟投胎得所芳名再世功豈淺鮮哉

優禮良工



良工須具補天之手貫蝨之睛靈慧虛和心細如髮充此任者乃不負託又須年力甫壯過此則神用不給矣好事者必優禮厚聘其書畫高值者裝善則可倍值裝不善則爲棄物詎可不慎於先越格趨承此輩以保書畫性命書畫之命我之命也趨承此輩趨承書畫也

賓主相參

好事賢主欲得良工爲終世書畫之託固自不易而良工之得賢主以騁技更難其人苟相遇合則異蹟當冥冥降靈歸託重主也凡重裝盡善如超劫還丹機緣湊合豈不有神助耶而賓主定當預爲酌定裝式彼此意愜然後從事則兩獲令終之美

審視氣色

書畫付裝先須審視氣色如色黯氣沈或烟蒸塵積須浣淋令淨然浣淋傷水亦妨神彩如稍明淨仍之爲妙

洗

洗時先視紙質鬆緊絹素歷年遠近及畫之顏色微損受病處一一加意調護損則連託紙洗不損須揭淨只將畫之本身副油紙置案上將案兩足墊高一邊瀉水用糊刷酒水淋去塵污至水淨而止如微氣重積汚深則用枇杷核錘浸滾水冷定洗之即垢污盡去或皂角亦可用則急將清水淋解枇杷皂角之餘氣否則反爲畫害慎之洗後將新紙印去水氣令速乾爲善

揭

書畫性命全關於揭絹尙可爲紙有易揭者有紙質薄糊厚難揭者糊有白

茂者尤難須仗良工苦心施迎及之能逐漸耐煩致力於毫芒微渺間有臨淵履冰之危一得奏功便勝淝水之捷

補

補綴須得書畫本身紙絹質料一同者色不相當尙可染配絹之粗細紙之厚薄稍不相侔視即兩異故雖有補天之神必先煉五色之石絹須絲縷相對紙必補處莫分

襯邊

補綴既完用畫心一色紙四圍飛襯出邊二三分許爲裁鑲用糊之地庶分毫無侵於畫心

小托

畫經小托業已成功沈疴既脫元氣復完得資華扁之靈不但復還舊觀而氣華氣韻益當翩翩道上矣

全

古畫有殘闕處用舊墨不妨以筆全之須乞高手施靈友人鄭千里全畫入神向爲余全趙千里芳林春曉圖即天水復生亦不能自辨全非其人爲患不淺慎之慎之

式

中幅如整張連四大者天一尺九寸地九寸五分上玉池六寸五分下四寸二分邊之闊狹酌用小幅宜短短則式古便於懸掛畫心三尺上下者俱嵌邊太短則挖嵌用極澹月白紙絹畫如設色深者宜用澹牙色取其別於畫

色也小畫天一尺八寸地九寸上玉池六寸下四寸大畫隨宜推廣式之惟  
忌用詩堂往與王百穀切論之百穀經裝數百軸無一有詩堂者小幅短亦  
不用詩堂非造極者不易語此

鑲攢

嵌攢必俟天潤裁嵌合縫妙手施能

覆

覆背紙必純用棉料厚薄隨宜亦須上壁與畫心同挺過洒水潤透用糊相  
合全在用力多刷令表裏如鈔成一片者乃見超乘之技或用上號竹料連  
四以好綿料紙托爲覆背用亦妙竹料研易光舒卷之間與畫有益切忌用  
連七及扛連

上壁

上品之蹟無甚大者中小之幅必須豎貼若橫貼則水氣有輕重燥潤有先後糊性不純和則不能望其全勝矣上壁值天潤乃爲得時乾即用薄紙粘蓋以防蚊蠅點污飛塵浮染停壁逾久逾佳俾盡歷陰晴燥潤以副得心應手之妙

下壁

上壁宜潤貴其滋調下壁宜燥庶屏瓦患燥潤失宜優劣係焉

安軸

安軸用秔米糲子加少石灰錘粘如膠以之安軸永不脫落灌礬汁者軸易裂又易脫

上桿

軸桿檀香爲上次用婺源老杉木舊料採取木性定者堪用杉性燥檀辟蠹他木無取須令木工製極圓整兩頭一齊分毫不逾矩度捲則無出入之失

上貼

畫貼槩用鯽魚背式余間用方而委角者靠裏一面令稍凹以適圓桿之宜此余究心之微而然繩圈如不能金銀者銅條亦可須稍粗加磨拭堪用圈眼勿大大小一同轉脚入木上貼亦不易事如人著冠切須畱意瓊瑤在握自亦可喜再展菁華則色飛神爽矣若不三雅酬興亦須七碗熏心

貼籤

宋徽宗金章宗多用磁藍紙泥金字殊臻莊偉之觀金粟箋次之長短貼近

圈繩處毋得過與不及此定式也

囊

包首易殘最爲畫患裝褫始就急用囊函

染古絹托紙

古絹畫必用土黃染紙襯托則氣色湛然可觀經久逾妙土出鐘山之麓因近孝陵禁取艱得染房多有藏者最忌橡栗子水染紙久則透出絹上作斑漬可恨舊紙浸水染俱不堪用

治畫粉變黑

畫用粉或製不得法或經穢氣熏染隨變黑色矣生紙用粉猶易變黑用法治之其白如故法用白淨醮塊調水即浣衣者以新筆蘸醮水塗黑處不可



使暈開將連七紙覆蓋捲收過半月取看其黑氣盡透連七紙上如未退淨再如法治輕則一二次退年久者三四次無不潔淨如新再用新烹淡茶塗一次去醜氣

### 忌

覆背紙切不可接縫當中舒卷久有縫處則磨損畫心切須忌之

### 手卷

每見宋裝名卷皆紙邊至今不脫今用絹折邊不數年便脫切深恨之古人凡事期必永傳今人取一時之華苟且從事而畫主及裝者俱不體認遂迷古法余裝卷以金粟箋用白芨糊折邊永不脫極雅致白芨止可用之于邊覆紙選上等連四料潔而厚者椎過則更堅緊質重包首通後必長托用長

案接連挺之如卷太長則先表前半壓定俟乾再表後半必以通長無接縫爲妙研令極光卷貼與卷心桿用料不多必用檀香卷貼兩頭刻畧凹須以容包首折邊之痕視之一平可愛帶襟用金銀撒花舊錦帶舊玉籤種種精飾纔一入手不待轉賞其潔緻璀璨先已爽心目矣綾錦袱用匣或檀或柁或漆隨書畫之品而軒輊之

冊葉

前入上品書畫冊葉即絹本一皆紙挖紙鑲今庸劣之蹟多以重絹外折邊內挖嵌至松江穢蹟又奢以白綾外加沈香絹邊內裏藍線逾巧逾俗俗病難醫願我同志恪遵古式而黜今陋但裏紙層層用連四勝外用綾絹十倍朴於外而堅於內此古人用意處冊以厚實爲勝大者紙十層小者亦必六

七層裁折之條同後碑帖

碑帖

余於金石遺文尤更苦心每拈一碑授裝心力爲竭先錄其文算定每行若干字每字若干行及擡頭年月首尾附題小跋前後副葉皆擇名箋一一畫定程式然後恭貌婉言致之裝者裝者之能惟在裁折折必前後均齊裁必上下無迹裁折善而能事畢矣碑已條悉帖亦如斯

墨紙

碑帖本身紙或綿或竹及搨法或烏金蟬翅雪花等色俱一一染搨配同一色裝成則渾成無蹟

硬殼

碑帖冊葉之偉觀而能歷久無患者功係硬殼工倍料增不敢屬望於裝者  
余裝有碑帖百餘種冊葉十數部皆手製硬殼用白芨明礬少許加乳香黃  
蠟又用花椒百部煎水投之紙用秋闈敗卷純是綿料價等劣紙以之充用  
可爲絕勝間用金膏紙擇風燥之候用厚糊刷紙三層以石研之疊疊如是  
曝之烈日乾以大石壓之聽用其堅如木但裝者艱裁而可永無蠹蝕脫落  
等患帖冊賴此外護內獲無咎功莫大焉各種綾絹隨宜加飾

又方

糯米浸軟搗細濾淨淋去水稠稀得所入豆粉及篩過石灰各少許打成糊  
以之打硬殼裝帖冊等用更堅此只外面裝裏仍用麵糊切記成器後初  
年須置近人氣處或牀榻被閣上尤妙不可令其發蒸待一年後於中藥性

定其堅如石永不蒸蛀也

治糊

先以花椒熬湯濾去椒盛淨瓦盆內放冷將白麵逐旋輕輕糝上令其慢沈不可攪動過一夜明早攪勻如浸數日每早必攪一次俟令過性淋去原浸椒湯另放一處却入白礬末乳香少許用新水調和稀稠得中入冷鐺內用長大搗槌不住手搗轉不令結成塊子方用慢火燒候熟就鍋切作塊子用原浸椒湯煮之攪勻再煮攪不停手多攪則糊性有力候熟取起面上用冷水浸之常換水可留數月用之平貼不瓦黴候不宜久停經凍全無用處

用糊

表之於糊猶墨之於膠墨以膠成表以糊就膠用善則靈液清虛糊用佳則

卷舒溫適調用之宜妍媸攸賴良工用糊如水止在多刷刷多則水沁透紙凝結如鈔成者不全恃糊力矣如墨用膠輕只資椎擣之力耳

紙料

紙選涇縣連四或供單或竹料連四覆背隨宜充用余裝軸及卷冊碑帖皆純用連四絕不夾一連七連七性強不和適用連四如美人衣羅綺用連七如村姑着布窠夫南威絳樹登歌舞之筵方藉錦綺以助妍妙豈宜曳布趨趨以取村姑之諠

綾絹料

宣德綾佳者勝於宣和糊窗綾其次也嘉興近出一種綾闊二尺花樣絲料皆精絕乃從錦機改織者固書畫之華袞也蘇州機狹以之作天地有縫可

厭須令改機加重定織者堪用白門近亦織綾可用但花不高拱須經上加一絲織爲妙屢語終不能用也用蘇州鍾家巷王姓織者或松江絹皆可爲挖嵌包首等用天地皂綾雖古雅皂不耐久易爛余多用月白或深藍

軸品

軸以玉雖偉觀然不適用犀爲妙余以牙及紫檀倩濮仲謙仿漢玉雕花間用白竹雕者及梅綠竹斑竹爲之又令漆工仿金銀片倭漆及諸品填漆等製各種款樣殊絢爛可觀皆余創製

佳候

已涼天氣未寒時是最善候也未徽之先候亦佳冬燥而夏溽秋勝春春勝冬夏夏防微冬防凍

表房

表房惡地濕而憚風燥喜溫潤而愛虛明裝板須高利畫豎挺必安地屏杜溼上蒸

知重裝潢

王弇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裝潢延強氏爲座上賓贈貽甚厚一時好事靡然嚮風知裝潢之道足重矣湯氏強氏其門如市強氏踪跡半在弇州園時有汪景淳於白門得王右軍真蹟厚遣儀幣往聘湯氏景淳張筵下拜授裝功約五旬景淳時不去左右供事甚謹酬贖甚腆又李周生得惠山招隱圖爲倪迂傑出之筆延莊希叔重裝先具十緡爲聘新設牀帳百凡豐給以上賓待之凡此甚多聊舉一二奉好事者知寶書畫其重裝潢如此



紀舊

吳人莊希叔僑寓白門以裝潢擅名頡頏湯強一時稱絕其人慷慨慕義誠篤尚友士紳樂與之遊咸爲推挽之然以技自諱不妄徇俗間應知己之請謬賞余爲知鑒所祈弗愆往余之吳門攜希叔之製示諸裝潢家希其彷彿效爲之皆嘖嘖欽服謂非希叔不能也信芳草晴川之句在孰能續爲黃鶴之題乎

又

吳中多藏賞之家惟顧元方篤於裝潢向荷把臂入林相與剖析精微彼此酣暢元方去世後值徐公宣爲南都別駕時與余有同心之契公宣聰穎過人賞鑒精確所藏無一僞跡時獲倪高士幽澗寒松圖莊希叔爲之重裝公

宣喜不自勝謂何以技至於此余曰不待他求只氣味於人有別公宣深賞氣味二字曰無孫陽之鑒安別追風之奇

題後

前所條列頗極詳嚴蓋爲古跡神妙者氣脉將絕倘付託得人便可起劫回生再歷年月垂賞於世豈不偉歟故余切切婆心不辭煩瑣若近代庸跡尋常付裝何煩深究但有切要二條畫主必自經心託畫須用綿紙自備去庸工必以扛連紙托或連七紙托用扛連如藥用砒霜永世不能再揭畫命絕矣糊中用白芨者其害同也切須慎之連七如用輕粉雖均有毒尙可解救扛連雖與綿紙等價庸工必不肯易此可痛恨者一也又畫心勿令裁傷庸工或因邊料不敷裁畫就邊或重表時不揭邊縫從裏裁截又將新邊鑲進一分畫本身逾

蹙致傷款印所可痛恨者二也苟無此二患雖劣表惡式尙可保畫之本身  
拈裝者慎之

表背十三科

輟耕錄云畫有十三科表背亦有十三科 一織造綾錦絹素 一染練上

件 一抄造紙笥 一染製上件顏色 一糊料麥麵 一糊藥礬蠟 一

界尺裁板桿帖 一軸頭或金或玉或石或瑪瑙或水晶 一糊刷

一鉸鍊 一縑 一經帶 一裁刀 數科內闕其一則不能成全畫矣

其糊刷裁尺亦皆有名糊刷機軟者謂之平分機硬者謂之糊槩大小得中  
者謂之黏合狹小者謂之寸金裁尺極等闊者曰滿手次等曰三指又次等  
曰兩指最狹者曰單指

裝潢志終

端溪硯坑記

武進李兆洛申者

古硯石之最著者壽州絳州今時則惟端溪其山在肇慶城東三十里之羚羊峽內高可數十仞面西南左抱諸巖右臨江水端溪遠其前而入江坑洞之口在半山下進洞口轉右爲摩胸石堅不可鑿人裸而蒲伏以進旁有山水小池進數武有梅花椿五松木爲之高二尺餘徑五六寸前人以撐石角者凡洞中曲折處俱有此椿迤邐而進即小西洞口無石可採久經沙石壅閉再進即東洞洞勢向東故名其地較西洞略高其水流入正洞故易消涸但石質稍遜可無庸採過此路逕漸低形如釜底有名樓脚者有名凸篷者皆石工因其形以名之再進即正洞一如小西洞無石可採自凸篷左轉

即大西洞門亦因向西故名地勢微高於正洞洞內開鑿年久寬大如屋石工以鑿下廢石隨時填砌以防傾頽自洞口至底高下相懸約二十八九丈一路高止三尺寬止三四尺不能起立石工入者各攜小磁罈一竹箕一罈可容水五升箕可貯石十餘斤每隔三尺排坐一人井然一燈晝夜汲水外遞洞門外開一小溝設辱車一用篾筐挹注內水至車下乃辱之入溪進之東洞須排坐四十餘人至西洞須排坐八十餘人方得相接其採石一如運水人數隔三五日又須引去客水一次採石必看明石脉見鮮潤有色者然後下鑿否則遇鑿火出并亦無用也一歲之內惟冬月水涸時可施工而運石辱水先需兩月餘一經春水發生雖欲汲辱技無所施矣

端溪硯石宋以前所開諸坑今已無石間有之石色紅紫不發墨無可取者